

翠袖乾坤

余似心

有位朋友，參加音樂興趣班，只是簡單的課堂考試，要站在同學面前唱一首歌而已，已緊張得全程在傻笑。她說有些同學在事前頻頻上廁所，「我平日在浴室唱得很有聲有色，但站在人前便頓時慌慌張張，明知只是興趣班，也難以控制地怕得要命，真沒用！」

怕得要命

另一位經常表演唱歌的朋友說：「我在表演前也會緊張，這是在所難免的。我不斷找表演的機會，就是為了鍛煉自己的膽量。有時不夠練習或不夠好，是緊張的原因，如果是滾瓜爛熟的，對自己有信心的人，就不會緊張。」

「有些人的經驗是剛站在台上雙腳發軟，但投入表演後便放鬆了，最後發覺沒甚麼好害怕的。」

她說的是，我們緊張，有時是因為對得失太著緊，怕表現不好羞人，怕家人取笑，怕給比下去，怕人家知道自己差，怕得分太低……一言以蔽之，是怕羞。

大家都明白「害怕」這東西，全然是個人的心魔，是自己給自己的壓力。如果我們不理人家怎樣看，取笑由人，自知技不如人，預期分數會低，但願意去嘗試。若能沒有這份豁出去的心態，相信緊張害怕的心理會大大降低。

琴台聚

潘國森

有人認為十九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，二十世紀則屬美國人，廿一世紀將會是中國人的世紀。這個說法流傳甚廣。美國人多用英語，連續兩個世紀都是英語國家做「國際盟主」，英語成為當今國際政經文化交流的通用語言，順理成章之至。現時歐美發達國家都在基礎教育上開辦中文選修課，反應熱烈，或可視為世運變遷之兆。

學好靠自力

香港回歸中國十多年，許多行業的運作仍以英語溝通為主，雖然這個趨勢逐漸被扭轉，但是在個別專業，「慣性」的力量仍然龐大。那邊廂外國小孩對學習中文興趣之若鶩，這邊廂香港仍有許多家長抱有棄中取英的心態，認為小孩中文不好並不重要，從小學好「英語才是當務之急」。

有「專家」認為學外語愈早愈好，所以現在香港不乏有小孩才兩三歲便要「報讀」全用英語的「遊戲小組」(play school)。本地研究粵方言的前輩劉鎮發老師戲言，對仇人的詛咒，最毒是咒他下一代投胎做香港的小孩，還未學會走路說話，就要上學去。我就湊興說：「這還不夠，人家只上一次幼稚園；更惡毒的詛咒是每天分別到兩家幼稚園，上午校和下午校各讀一週。」語言文字作為溝通媒介，需要分為閱讀、書寫、聆聽和講話四個部分，四者有相關處，亦各自獨立。當代社會教育普及，香港年輕人能上學，只有少量長

跳出框框

蒙妮卡

樂壇天王周杰倫在英國舉行童話式婚禮後，有生意頭腦的英國朋友艾迪立即計上心頭，準備開辦英國婚禮公司，專攻中國內地新人。他說，中國的新娘肯定「豪」得起，她們除了向男方要屋要車外，現在還可以要「像周杰倫那樣的浪漫婚禮」。

內地新娘愛浪漫婚禮？

聽說，周杰倫花費了二千三百多萬港元，包括六十名親友赴英觀禮的機票和食宿、新娘婚紗、租用教堂、古堡派對和拍MV等。

從網頁資料得悉，周杰倫所租用的約克郡塞爾比教堂(Selby Abbey)，總花費其實不足一萬二千港元(場租：四百四十五英鎊，奏風琴：一百六十八鎊，詩歌班：一百二十鎊，教堂敲鐘：一百六十鎊，鮮花佈置：八十鎊，總數：約一千七百七十七港元)。

難怪艾迪說，由他去籌辦「周杰倫婚禮」定然賺大錢。

塞爾比教堂有九百年歷史，屬於英國國教聖公會。根據條例規定，申請在該教堂行婚禮的新人，必須是當地居民(居住半年以上，平均每月最少去過教堂一次)，或曾在該教堂領洗，或父母在該教堂結婚……

周太倫神通廣大，過去半年曾經每月來英祈禱一次，艾迪解釋，外國人不受條例限制，可以直接與教區牧師商議。他有把握說服牧師，通行無阻。

至於周杰倫行完婚禮後開派對的霍華德古堡(Howard)，租用費亦不貴。最低消費(側廳)八千英鎊(約九萬六千港元)；最貴(主廳)一萬五千鎊，餐飲費另計。古堡有三年歷史，佔地逾千畝，森林湖泊的景色如畫，屬於英國最優美的古堡之一。艾迪說，婚禮完畢後，不妨留在古堡度蜜月。

艾迪的婚禮公司賺錢大計，仍屬白日夢。我提醒他，中國的新娘很實際，屋子和車子可以換得到，浪漫的童話不可靠。

者真的目不識丁。許多年輕人不知道有人學了外語，只能講而不會寫。著名電影演員成龍的英語好不好，口語溝通只在涉及電影和日常生活尚可，要他閱讀英文小說或用英文作文就肯定難倒他。

現時香港最興盛的「英文幼稚園」都標榜有「洋婦」老師，全英語上課作為賣點，很能針對許多自身英文水平不高的家長所求，他們常會以為說似洋人就是英文水平好。在現今今日的「考好英文」，「學好英文」這回事，每每轉化為「考好英文」，「學好英文」這回事，每每轉化為「考好英文」，「學好英文」這回事，每每轉化為「考好英文」。

芙蓉街上拜「關公」

芙蓉街是濟南的一條老街巷，也是老城標誌性街區之一。來濟的外地遊客，都會來這裡逛逛，街巷兩邊的小店舖琳瑯滿目，讓人目不暇接，而那種古色古香，又芬芳着人們的心靈，擁有另一番古典的收穫。

我愛芙蓉街的喧囂，那是真實的市聲。如張愛玲曾說過：「我喜歡聽市聲。比我較有詩意的人在枕上聽松濤，聽海嘯，我是非得聽見電車響才睡得着覺的。」在人群中挪着腳步，抬頭仰望狹窄的天空，彷彿一下子穿越到過去。大膽設想一把：與詩人董芸做鄰居，「老屋着台半歇居，石棧浮動上游魚。一池新綠芙蓉水，矮几花陰坐着書」，把日子過成詩，是多麼美好的生活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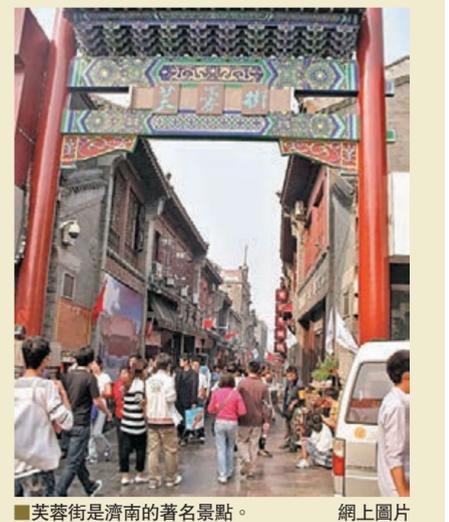
今日芙蓉街關帝廟，由民宅式廟門一間、正殿三間和新建的南北廂房組成。大殿內的關公像威嚴威武，通身碧綠，用整塊巨型岫玉雕製而成。廟內的碑刻很有歷史淵源：康熙五十九年(一七二零年)《重修考棚碑記》石碑，碑首刻着「共則昭垂」四個大字，碑文卻是貢院的考試規則，考試規則為何放在這裡呢？這裡有一段來歷。明代洪武年間，山東最高行政與軍政機關——承宣布政使司與都指揮使司，將山東省會由青州遷到濟南，將府院設在貢院，考棚號舍有六千餘間，到了清代已經逾萬。尊照「左文右武」的傳統，省政府的左面是府學文廟，便遷在不遠處建了關帝廟。貢院考棚離關帝廟很近，各地前來趕考的士子都去廟裡求籤問卜，關帝在上，神明不欺，秀才們閱讀碑文會生敬畏感，打消作弊的念頭。

另一塊石碑，為光緒二十五年(一八九九年)《重修芙蓉街北首布政司小街東口路東關帝聖君廟碑記》石碑，是吉祥號、同祥永、製香樓、信義號、瑞寶樓等二十家商舖為首事，組織兩街商家，捐資興廟，立碑以記。清朝年間，芙蓉街和小布政司街一帶商賈雲集，銀行、銀號、當舖、書坊、古玩舖、鞋帽舖、綢布莊等，像瑞蚨祥綢布店、「文升祥」百貨店、濟南「一珊號」眼鏡店，還有教育家鞠思敏創辦的濟南教育書社，是一塊招財進寶的風水寶地。老濟南有「三山不見，四門不對，一街埋金」的說法，其中的「埋金之街」，就是指芙蓉街。廟門有一對聯：「街因芙蓉飄香氣，廟為關帝頌聖名。」

後來，商家漸次零落，「文革」時期遭廢棄，上世紀六十年代改為糧店。「聖廟為糧店已有年。盛世萬事興，有生於廟前六十米處之郭玉山先生，欲續已斷六十年之香火」，在國外經商的郭玉山回國後，本着「修舊如舊，恢復原貌，廟門、正殿不可動」的原則，斥資重修關帝廟。他跑遍新疆、河南、遼寧三大玉石產地，最終選用遼寧岫玉，以雕關帝坐像。修復樑椽，更換屋瓦，繪製壁畫，疏理芙蓉、武庫、飛霜三泉，於二零零九年修葺完成，正式對外開放。郭氏立有《重修芙蓉街關帝廟記》石碑，記載修廟之事。大殿的對聯十分耀眼，「左明湖右名泉湖泉共映聖德；上皇天下黃地天地同仰帝威。」

令人驚喜的是修繕關帝廟時，工作人員在大殿地下挖掘出三塊古老石碑，刻於康熙年間，其中一塊刻有：「百年之武庫、飛霜、芙蓉泉，北住洋宮」，經過專家論證，關帝廟芙蓉泉正是芙蓉泉「真身」。如今此地砌成放生池子，池裡的水就是從泉子裡引流出來的，清澈見底。芙蓉泉，給關帝廟平添幾分神秘感。

關帝廟內莊嚴肅穆，遊客三三兩兩，多是慕名而來；而街上熙熙攘攘，人流如織，恍若兩個世界。走進關帝廟，上一炷香，許一個願，存敬畏之心，除此之外，現代人還會有甚麼昭示？我在臘八節喝「捨粥」時，找到了答案——是對關公「忠、信、義、勇」精神的拱手承接，也是對先民理想的虔誠珍視——關帝廟是我們的精神坐標。歷史不就在你疊着我、我疊着你的掌溫中流轉下來，古跡看得見，看不見的鄉土情感，不就在你叮嚀我、我叮嚀你的口頭上結了親。除了每年臘八節關帝廟舉辦盛大的「捨粥」，正月初五財神日「關公巡遊」也是異常熱鬧。將玉關帝像放入神龕中，由八個人抬着朱紅大轎巡遊，後面跟着浩浩蕩蕩的遊人。從關帝廟出發，經芙蓉街向南走，到泉城路商業街，再到縣西巷、明湖路，進入百花洲一帶的老城區，走街串巷，聲勢浩大。



芙蓉街是濟南的著名景點。 網上圖片

廣結桃花緣

來臘月廿四謝灶，寓意酬謝灶君整年關照，酬謝神恩，未能稱之為賄賂也。年廿八洗滌過年，現今稱為大掃除，現時流傳甚廣，全家總動員清潔家居。在北方而言，年廿八把麵發。北方人過年最喜包餃子，合家圍爐吃餃子團圓，稱之為團年飯。至於南方人吃年糕「年年高」，油角、煎堆寓意金銀滿屋。北方人手巧，剪花紙佈置廳堂別有特色，香港人則愛行花市，買年花回家佈置，寓意吉祥。至於「辭歲」、「守歲」、「迎歲」、「賀歲」，千家萬戶皆如此。

有堪輿家預測明年離地交通工具有難，不幸言中，羊年立春日台灣發生空難，多人死傷，其中有內地同胞多人，令人心中黯然難過。大家出入注意平安之餘，飲食安全同樣重要。由於部分同胞對內地出產的食品安全不信任，紛紛來港辦年貨，新界北區人頭湧湧，都是來港遊客，其中不乏水貨客。雖然於經濟有利，但也為北區居民出入生活帶來不便，望兩地同胞認識、和諧、包容，快快樂樂迎新歲。

失物和失竊

有一項統計說，香港人一生要花三個月的錢去買失物。以一個人生平均活七十歲計，三個月共九十天，即二千一百八十小時，即一年花三十一點二小時，也就是一天花五點三分鐘，應該不算太多。自己便是這樣。老伴更糟，有點腦退化，經常忘記取回證件、鈔票的小錢包。有一次在一家酒家與家人茶敘時就忘記拿回，又不知丟在哪裡，好在女兒竟想到那家酒家去找，而酒家經理又是老實人，他說依稀記得我，但不知我的地址和電話，還是原封不動地留著，終於完璧歸還。

我在離開家裡或辦公室的時候，最容易忘記帶上的，第一位是鑰匙包，第二位是手提電話，第三位是眼鏡。鎖匙包有十支左右的鑰匙，包括門鎖、抽屜等等。一般坐上辦公桌，就會把它放在桌子上，或插在抽屜裏。匙孔裡。有時匆匆出門，便忘了。手提電話，因為接聽之後放在桌上，也很容易忘記取回。至於眼鏡，因為坐在桌上寫東西或看文件，用的是老花眼鏡，出門戴的是另一副近視眼鏡，由於做過白內障手術，近視已減至一百度左右，不戴也可以勉強看得見前路，於是每每放下老花鏡，便忘記戴上近視鏡。還有就是尋覓資料，我不善用電腦查閱資料，往往在報上看到一些可供參考的報道，便剪下來，或者在圖書館借用的書刊，也影印以便存查，但材料多了，記得曾經在某報某刊看過，卻遍找不到，剪出、複印的工夫便白費了。